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四

序

送彭仲和還黃陂序

兄弟天倫也古之人以爲如左右手蓋言其式好之恩孔懷之私則有然者常棣之詩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夫鬩猶禦侮况不鬩者乎雖尺布之謠鋤口之悔間見於世而難得易求之諭同株分折之感終無不復其初者是故君子貴之而獨巳之嘆自不容已於其間也吾邑侯彭君太和以進士弘治癸丑來視篆毋夫人亦就養官邸明年三月洪伯兄仲和者

至自楚省母夫人泊太和初太和以兄之家居也念不可獨貴會貴陽有事軍旅建議以義補官乃以俸資首事仲和旣至而檄亦適來遂榮膺章服人曰友愛之感也於乎蜀道之險聞天下非宦者商賈者罕至重財每忘身涉險舟一日不幾岸其心未始謂可保無虞歐陽子至喜之說備矣仲和之來由大江經洞庭泝峽江衝灘瀨而上忘其險焉若宦者商賈者其孝友之情固有不可關於中者乎仲和始至余旣往勞其勤苦退則未嘗不私喜其敘天倫之樂而又未嘗不嘆其能篤孝友如此也未幾言還郡博張宜

夫率余友諸君爲太和思所以贈之猥屬於余昔宗元以春秋時有晉叔向者嚮聲邁烈顯白當世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而孔子稱之迄今進退兩榮尊於策書太和以甲科之英假令發軔上下皷譽賢聲聿張其事業之振於時若居高屋建瓴水耳如仲和又篤於孝友千里命舟其固匿德藏光者乎余聞黃陂於楚俗尊德樂義固無所謂尺澌錮口之儔者有之則如仲和者將振彦方之聲於時矣然則太和兄弟其耀於無窮哉序而贈之

送李文明受職還鄉序

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即有出其鄉者亦惟齊楚秦晉之相易焉耳自兩漢而來猶得仕於其國非有所坐而遷謫固不適數千里外也

聖明疆圉拓於古昔而治以時異故其勢非在兩京侍從甚諫之列有不能就仕於其鄉者有則自業畢與岐黄外無聞焉以其不能仕於其鄉也則薄海內四方惟所之故恒車行則冒霜露觸炎暑舟則泛風波歷險阻涉月踰旬時不能至至則風俗非所諳飲食衣服非所宜居處非所習而親故交遊皆無一至則愁居惕處惴惴焉以日爲歲於是乎有莊舄之吟

歸來之詞南浦之賦而思所謂不出其鄉之樂不可得矣世嘗論士上焉者苟懷經濟之畧坐廟堂以潤澤生民而去就關天下之安危則仕非其鄉可也次焉者伯一方牧千里或分職受任使功名流芳百世則仕非其鄉亦可也若夫名與心違而位非所受凡待我毀譽皆有所制而又有所謂違鄉之戚如此則固不若仕于其鄉者之可樂矣南郡李君文明業精堪輿用薦者爲訓術於邑瀕行適其弟文燦舉進士詔歸覲遂聯轡而還桑梓大夫榮之屬余以言贈故道其仕于鄉之榮且樂以歆豔之夫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國家張官置吏未有無其事而空具其名者然則文明之歸也尚存愛物之心以行其術則利人之澤將波及於一邑而豈但有可樂者乎且文燦之登華陟要以樹功業於時也有日而文明又蜚聲里閈則明日官評物論之下有謂元方季方難爲兄弟者當有攸歸而名位之崇卑固非所論也

復齋遺稿序

天地精純之氣鍾於人爲聖爲賢然其氣不能以常也則其値於人者亦不能以數故雖賢哲之士間見

雜出而完其所異者亦不多見兩漢而來往牒所載
其不朽者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亦夥也而兼之者
則僅可縷數爾此理之常無足惟者至如長吉元賓
之徒則其所値要亦不常而竟夭沒無聞何也豈世
所謂文人者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而自賊之者
然歟抑造物者實有以主持之也吾友牟君淳夫精
敏不凡自成童即慱通墳典不鮮拘拘事舉子筆墨
畦逕弱冠欲舉于鄉乃少縱心爲之而一舉即上第
遂進于禮部對于　大廷若取諸其懷者而其志不
在是也未幾以羸疾謁告於鄉竟不起越十年始得

其古文詩諸作一帙見於元夫所元夫曰吾弟亡矣此其不亡者也然皆掇拾於散逸之餘耳盍序而傳之於乎余言曷足爲輕重耶惟淳夫溫厚端愨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及臨事則是非予奪介然有不易者而其義命大戒則根著於心牢不可破故類於文焉發之而其辭之雄深博辯作止有法則得於秦漢而上諸子者多其詩清麗有蘊藉雖書札之類率意爲之亦有典則不苟作者於乎是豈無本者哉使天假之以年必盡其所値以完見於世而乃止於此也雖然長吉元賓之儔他無所稱述僅有詩數篇而其人

至今不朽則譬之商彝周鼎自不能泯沒固不待積
累而後見矣而況淳夫所存則有過於長吉然豈天
固以此厚之而阨其年而固多於沒世無稱者歟庸
以是復於元夫而慰吾亡友於地下淳夫之沒又在
長吉之先二年元賓之先四年也

送余誠之按治雲南序

遂寧余君誠之爲御史未三年即被
命按治雲南鄉士大夫洎相知者皆爲之喜而言於
其曰誠之始以按牒與計偕也負笈擔囊挾二僕惴
惴於道路與夫人伍人固莫之知也今之往所至郡

邑守令而下皆駢肩屏息以迓於郊坰喜有賞怒有刑車騎僕從相先後者雲擁林立昔司馬相如以中郎將建節使邛筰蜀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誠之其有異乎否也一可賀又曰誠之之始來也二親方當指使之年髮未白顏未老旣別十年日望其子之歸不但倚門倚閭而已今之往道過鄉邑入門拜家慶服豸繡之服爲斑斕之舞昔人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況有親者乎二可賀余曰是未知誠之者誠之之心余知之深矣始余就試省下邂逅誠之於旅邸誠之氣充識敏開口論天下事亹亹不休余

心異之未幾獲共禨薦於有司遂定交焉乃約假宿一室每暇則講論義理之精微評品古今人物之賢否如此而成如此而敗無毫髮爽至語及世事則憫時悖物恒以貪官酷吏爲可憎惡恨不得位以行之而其先憂後樂之心畧不以出位爲嫌余於是竊謂誠之不可及矣又三年而與誠之同舉進士結綬彈冠之慶彼此不異因復共僑寓一館至是而察之則其操心之堅必欲有爲於天下而不以世之小小榮辱爲動於中者余於是又信誠之固奇才也已而選補鄱陽令鄱陽在大江之西素號難治誠之至則推

其所得者一一見於行大要抑強扶弱威惠並施不逾年上下翕然稱之長吏之表其治狀者奏書先後沓至遂入内臺爲御史比爲御史則激濁揚清之志稍稍見於行隱然風裁動一時遂受今　命然則今之行其情固不能不喜而推其心豈自晏然而已乎夫君子於天下之事也知之患不能行之患不得其位居其位而不知非明也知其事而不行非仁也誠之之知之行固非所患矣而知之悉行之至計其大而不恤其小先其急而後其緩不激不隨務使滇南萬里之人茹惠飽澤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則其心寧

晏然而已乎誠之聞而喜曰是誠知我者遂書以贈
之

送胡畏之提學雲南序

雲南董學政憲臣闕有司以聞
上勑刑部員外郎胡君畏之往補蓋簡任也畏之篤
學好古不汲汲於名成化辛卯領鄉薦入太學深居
簡出惟窮經讀史爲事近家宰耿公好問爲司業甚
器重之越辛丑方舉進士官于禮部周慎端恪無所
附麗將長寧文安周公爲宗伯令少傅東海徐公爲
少宗伯皆才而愛之事必諮焉未幾罹家難服闋轉

刑部慎於推鞫平反之績爲多其才識所至有聲如此故雲南之　命甫下上自公卿暨相知大夫士咸以爲宜其於先生非但燕遊一朝之好也於其行有不敢徒頌者惟先生學足以達古今行足以厚風俗才足以飭吏事今之往雖愛莫助之顧當時之弊大都有二試一言之可乎其一曰樂於逢迎夫群一方之士於學校養之以廩餼別之以冠裳優之以禮貌蓋非徒以其異夫凡民也而爲之長者類皆好諛悅佞故轄車所至士必望塵跪拜於數舍許甚或交迎於州邑間而後快意否則未有釋然者此則逢迎之

弊也其二曰適於自便蓋以一就衆者易以衆就寡者難此理勢之必然者況爲一方之長水有舟楫陸有輿馬館穀有傳服役有人所至如歸而爲之長者類皆安於自便故每考校則坐一府檄召士於數百里外其士之出於故家者信亦不易稍有不給則居積行齎未免仰給於人甚有急於應召患出不虞者此則自便之弊也方今天下董學政者皆以學行優等見推非其人不授豈其知不足以知其非而甘心爲之耶蓋其所以責於己望於人固有大於此者耳以其有大於此也恒急於大而緩於小故出於上者

益肆而無師生教詔之意行於下者益偷而無振厲自強之風考其至但以法相繩而已而何有於古人之成材耶先生往矣韋弦之佩其有意乎否也若夫行於上而化於下出於己而信於人異日滇南之士在陶冶模範之中者皆如古之循循雅飭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而成一代作人之功則先生之所自任也斯文之幸也邦家之光也豈獨某之所望哉

送蘇伯誠提學江西詩序

吾友蘇君伯誠爲編修之四年方圖謁告歸會江西提學憲臣闕宰臣舉伯誠學行之宜以聞

上特晉秩僉事賜璽書往莅之伯誠既被
命凡大夫士之相知者咸曰編修史官也其在
朝則　天子之言動臣工之臧否政事之得失皆得
書而是非之權衡於是乎取之其在　經筵則聖賢
之經傳洎諸子之史皆得論其義理究其理亂以敷
陳於廣厦細旃之間而　君德之成就於是乎資之
其退食於公則自三墳五典而下以及稗官埤雅皆
得涉獵其梗概而往古之制度沿革於是乎稽之今
奪所宜君而專於一方伯誠寧無不色者乎或者曰
君子之去就何常要惟志之行耳昔晦庵以命世大

儒立於朝者才四十六日而眞文忠之清節厲行屢出屢入其安於朝廷之上者不滿十年以伯誠之博洽勤敏剛方正大其志蓋欲卓卓有爲於世者而感時觸物則豈能無憮然於其間於是出而行其志焉可也某曰是或一道也惟西江爲江南鉅藩自古賢哲之出如歐文忠如周益公如文西山以道德忠義氣節著者後先相望至於今不朽今之育德藏器將以匹休前烈者顧豈少哉以伯誠之英聲偉望暫假輟館職以爲之模範則其所以磨礲砥厲而作育於上觀法於下必有出於尋常者異日有以勳業振起

而曰是皆出於蘇公之門也則今日之行亦何負哉而伯識之以人事　君者豈其微哉伯識聞而笑曰此吾志也遂書以序於群公珠玉之端

送楊君天民司訓富陽序

國朝宣德正統間以相業名者莫盛於三楊而建安文敏公其一也文敏勳德被天下故其後多賢人余所捌識者鄉進士恒叔恒叔博洽穎敏器識不凡嘗爲余道其友楊君天民之賢其言曰天民建安右族於余世有通家之好其父文榮定海學諭其祖壽夫司訓建安官至翰林修撰其弟鱗舉鄉進士方嚮用

稱爲同門而天民蚤受庭訓蜚聲藝苑乃屢弗偶於有司豈士之出處窮通信有命乎今貢禮部試於內廷得司訓富陽而友人丘　韓相率圖贈敢以煩於執事余非能言者即言之亦何以加於恒叔哉且天民之父余雖不及面然可得於其子而其祖之教於建安也則文敏嘗有言以敘之矣讀其文其碩德懿行之模範訓迪造就之衆多蓋有古者蘇湖太山之遺風焉然則天民於富陽也歸而求諸鄉評政譜之間固綽乎有餘者而何假於游言惟恒叔之意不可虛辱也則襲文敏之意而申之曰師道立善人多

師儒之任蓋甚重矣以其重也而所以任之者獨專無刑名簿牘之煩無奔走迎送之苦無錢穀賦斂之擾其所事者惟率以德行課以文藝焉耳顧世之好名厭靜者多不知其重而反有慕乎他此晦菴所謂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蓋不獨於今爲然也天民承累世鉛槧之業而加以師友淵源之學則其所以自任者必克繼祖武而不輟矣富陽安定過化所及之地也而其餘韻尚有存者天民持是而往而又思尚友乎古則士之從化也有不易於昔之從安定者乎而其名位之來亦當有以上軋其先烈者矣余所

告止此恒叔其爲我語之

送太子少保劉公致仕還鄉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五上章乞致仕
上念耆舊大臣勉留弗獲乃 命馳驛以歸有司月
給食米二石服役者歲給四人優待之禮近時罕與
倫者其嘗觀古之人君遇臣下也惟恐有不盡其禮
故進雖有常祿之養而退則亦給其半爲臣下者亦
惟恐冒貪慕之誚故進雖未嘗甘於尸素而退則必
以其時是二者在上爲尊賢之禮在下爲進退之義
不可偏失者也我 祖宗待臣恪遵古制惟致仕之

祿雖嘗行之而罷然於公卿大寮辭位者則蒙
特恩給米并服役者公卿而下有退處不能自存者
又　詔所在郡邑給之損益之宜蓋寓勸懲之道於
其間亦求無背乎古者也然近時大寮得歸田無蒙
恩遇者惟莆田翁公青齊劉公眉山萬公餘則隆委
任者不獲以時歸得賜歸者不能致殊禮故
祖宗待臣之典雖無不至而臣下之無荷者亦罕矣
今公以甲戌進士起家歷事　四朝晉位　太子少
保德望宿著巍然爲時名臣正
天子倚毗以爲百寮觀望者也乃得許懇乞骸骨於

未老之年固與不得以時歸者異矣又荷優遇非徒得歸者可同則上足以昭　天子風勵臣節之政下足以見臣下易退之誠是皆出於尋常萬萬者公之去顧於斯文不大有光乎某辱公之郡人也故於公之行餞送於都門而敢論其去有關於斯文之大者如此若夫道相離之懷侈晝錦之榮則常情也不敢爲公瀆告之

頌德餘音序

救荒無奇策然乎哉弘治戊申全蜀自春至夏不雨歲用不稔民無私積壯者散而老弱轉乎溝壑者日

並借時吾重慶郡守欽貞會擢蘭陽毛公至喟然嘆
曰事有大而急過於此者乎遂發倉賑貧乏爲粥於
寺觀以待餓者糴官粟以平價皆擇官吏及前資待
缺者司之亟請於藩臬諸司出官帑銀貿易蕎麥千
石餘散民布種條來春又易米穀幾萬石續倉之絶
並給民之無種者其流民棄地則給牛具令庶人在
官者驅耕種凡其設施防範纖悉罔遺溺仁行如春
威行如秋民以底寧嗚乎天下之事莫難於救荒也
備荒於未荒臨時散分尤不能無不均者況公初至
不及備獨識患於方急之時彌患於甚急之際卒使

富室獲按堵而貧民多免塡溝壑其不有奇策而能然乎大抵事無難處顧人之智有明暗而才有短長耳事至而知不足以知之固不可知及而才不足以濟之亦徒爾也公夙負偉器以進士起家歷戶部主事郎中奉

勅總督糧儲苙三年羽檄交馳給餉無告乏建議發奸擿伏清理屯田豪勢侵占其天下太半籌畫於中而處之素矣宜其遇大艱如無事而一方倚賴也然公甫下車以嚴濟玩弛之餘又遺多事豪右不便者頗肆流言盖廉表章甫在古人所不免公知在我者當如是屹不爲動既久帖然艮于言者

從而歌詠之今年秋公以民困大旱如患羸病非攝
養久則元氣丕復舊疾將復作乃遣使奏
請蠲常稅一年因傳其歌咏者凡若干首舉人陳某
等曰我公善政足徵於斯不可泯也集成帙京師士
夫聞而和者又若干首乃屬余序古者天子巡狩則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蓋風俗之美惡由政治之得
失皆可於此見也是集民風政治攸係後當有資於
傳循良者其附在太史後尤不可無言謹序其所以
俾歸而羿之且以告於來者慎無諉於無奇策而泰
越吾民也

送鄭世英司訓同州序

聖天子嗣統鋭精圖治深惟承平既久百司庶府罔懋心以承宣德意既簡其不肖而式序其賢者又重作人才廼　詔有司遴選師儒以訓導之故事師儒皆以會試春官乙榜及天下學校歲貢之賢者補然天下歲貢嘗幾七八百人或二三百人以其養於學校久而授斯職者恒多今　上欲得如古胡瑗孫復之流布於郡邑以期陶成一代之人才故今歲貢之士雖不減於舊而得斯職者視舊之半猶不足然則師儒職雖卑其責任固已重而士之欲得者亦甚艱

哉余友鄭[illegible]英顯[illegible]博聞初在鄉校即藉藉賞識於縉紳間祖[illegible]之科舉進士蓋如囊中物人亦固期待之及閱六七科竟不獲非器不利所遇然也今年始應薦而來同志者語曰以子之才姑少待焉當無不利幸毋急仕以蘄所施為也世英曰予非知我者世以進士之科為榮吾豈不欲顧吾親年已逾耆耄得一命以為榮固素志也而奚暇計其崇卑且士之處世舍是豈無所用其心以建立於時者乎進士之科始於隋耳未有是科人物之載於史牒者固可考也遂如例就試得分教於陝西之同州濵行士大夫

之知者莫不申餞而友人沈士傑固要余以言嘗怍世重科目誠有如世英之言者一不得則雖有志之士亦索然以萎終無所成就而是科益因以重殊不知人固自重之而用人者曷嘗拘哉肆今
詔懷材抱德經明行脩寔有以也有豪傑之士不變於時俗之見固將脫穎而出人孰得而遠之世英素負豪傑今之出正　天子重責任廣求賢之時速茹之進鴻漸之羽固上下所矚目者然余切有所瀆告焉陝西古秦雍域周漢唐以來皆為首善之地而同其畿邑也厚重質直易興起於仁義自今薄海內外

文風丕振矧同之舊風猶有存者則所以振起而作新之道貴有所處矣然今之稱師道者類以孫胡為言求其故則皆敦本務實明體適用不敝敝於佔畢呻吟之間者豈文之勝者質之敝變而通之固莫有先於此者乎考諸古以驗於今通其蔽以適於道非豪傑之士不能也世英往矣余日望之

都門別意序

弘治乙卯冬西充馬良臣氏以其從子龠舉進士于鄉乃治行李隨計偕無省其從兄紫崖侍讀先生紫崖龠之父也既閱月天倫之好既敦楚越之吟孔棘

閒余請曰棊鼓篴横序輙殺棘闈技無穿扎咎將誰執惟溺於淵者必問於津人覆於塗者必問於造父發矇之誨願有聞也余曰子知行乎請爲子語夫果州居蜀西南北距京師餘五千里子之來也過劍門歷棧道出潼關涉河渡漳苟不已浹兩月而至矣其間雖甚寒甚雪甚風雨盖不敢少息少息則延月稍時甚則有終身不可至者今科目之置固所以待窮經之士也聖賢之經無一不該大之則身脩家齊而及於天下小之則能一官治一事隨其所力各有所至不但科目也科目者特所由以進之塗耳譬之行

者其所至之地乎士之於科目也有甫成童而得之者有弱冠而得之者有壯有強而得之者譬之於行其猶以月以時以歲而至之者乎知行者之至也由於不息則知士之於科目也蓋有道而決非玩愒者之所能得矣雖然此特就科目而言耳若士之終身所至之地則有不可以歲月而至者而豈以區區科目爲重輕哉良臣曰某聞命矣余因以序都門別意用書群公珠玉之首

頌德詩集序

聖朝受命百二紀餘四方無鬬爭兵革之聲民得以

休養生息故無閒遐邇鷄鳴犬吠相聞達乎四境嗚乎亦盛矣哉既盛矣司民牧者要在盡所以撫綏安養之道　國家用人凡守令非科目俊造不輕授所以責任之者至矣顧世之克脩其職者恒寡雖有志於脩其職者能不爲之移易其心乎苟職舉矣所以事其上者少忤其意則陟罰臧否皆失其實故受是任者必仁足以愛人材足以立事而忠勤足以事上然後獲於上獲乎民庶幾兩盡焉涇州守劉君廷貴世家湖廣道州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者幾年端雅有幹局甚重於時成化癸卯謁選銓曹占上第遂擢今

官至則鋤強抑暴惠勤有衆興學校以倡其化課農桑以厚其業居三年民愛而悅之爲其上者率以能稱嗚乎廷貴其獲乎上下者耶其庶幾能舉職者耶廷貴居任旣久其士民之良于言者皆爲詩歌以頌其德章縫之士聞而和者又若干首鄉進士楊君繼貞余同學友也鄭重慎許可於廷貴有麗澤之交喜其政之有成乃集而帙之名曰頌德屬余以序余方嘆國家民生之盛爲民牧者鮮知所以撫綏安養以副明天子責任之意聞繼貞之言無嘉其樂道人之善也遂不辭而書之

見素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世固有勤一世於佔畢間矣然心無所操氣不得其養則其論著雖工有謂之不識節義者其於世教亦何所損益哉然心之操氣之養亦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學之正積之久而後能真知獨見中有所主於是而行了無留礙譬如火然泉達不可禁禦其視世之窮通得喪寵辱無足以動於中者故其言之成文也理到而辭自達脩於身而體無不立發於政而用無不行若此者豈易易哉副都御史莆田林公待用所著見素集者予得而觀之則皆

自蒞官凡進諫陳謀以及應求於人所著其詩歌記序諸作體裁雖不一而奇崛典博要非無所師資者而其心之操氣之養則余自信以為徵於公益不失也蓋公學有本原自上世即以儒術著稱而其忠義清約之操相傳世守焉其教於家以端其趨向者固非耳目所剽竊也比發軔刑部當
憲宗在位海宇乂安而一二倖璫得怙寵挾妖僧以肆其蠱惑之術縉紳之士非但無敢言而且有階之以進取者公抗疏極論人甚危之賴
憲宗監其無他僅左遷遠郡未幾

孝宗嗣統用大臣薦存擢憲使已而乞休復起擢令
職巡視江西又乞休在林下見擢倖用事累薦皆辭
尋蜀寇麻沸　今上詔起視事復上疏極諫懇誠剴
切尤人所難言蓋雖其忠義出於所性然非學得其
正其心之操氣之養安能視窮通得喪爲一也故其
言有所本而能成家而讀之者自足以廉頑立懦非
苟爲著述而已也然則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公宦
跡所至焯有聲績可紀述至平蜀寇尤卓越亦可見
其有用之學也矣非是集所繫故畧之公諱俊待用
其字別號見素後進慕之咸稱爲見素先生遂因以

名集云

東泉居士輓詩序

內江之著姓曰李氏其先有諱觀者爲儒官以身教有安定之風曰蕃者爲訓導

仁宗朝上端本十六策召爲兵科給事中有諱臨安者舉進士爲戶部員外郎才藻英發不幸蚤卒而所謂東泉居士者寔族之懷君子戶部之兄也東泉居家孝友博通墳典其始也亦嘗淬礪舉子業期決科目垂聲邁烈與古之豪杰者並繼戶部以名顯乃曰鍾鼎山林固異趣也吾先世以來皆以儒業振門閥

今旣有以不過抑前人休聞矣而亦何事僕僕得占一第然後爲快邪遂退而歛其所業以爲政於家一時所與交遊者俱縉紳大夫士暇則偕尋幽探勝命酒賦詩爲樂鄉人無賢不肖咸知敬而尊之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不位而尊不爵而貴其在鄉黨則覆信行義風俗歸厚其用於國則言行志達軒輊於時固非無其實而徒竊其名者也後世以仕爲通以隱爲高乃有身都爵位而切切於泉石之逃若以爲不罹於塵網者視東泉之貞果相類耶東泉旣以壽終凡大夫士之惟其才慕其德者思欲見而不可復得

則皆形諸詩歌以寓哀悼之意作者既多其子兆嗣集而帙之丐侍御王君行之請余序於乎東泉蔽名愚谷屏實衡門非有王公大人之聲勢也而殆燁燁於時不能泯沒如此觀於是詩益可得其人而且不可使無傳矣余特書其隱德之貞以愧世之徼往而隱以爲捷徑之圖者東泉諱准安字邦敬

引

慶賜詩卷

錦衣揮使趙公廷昭被 賜寶鏹三千緡其同寅諸公咸歆艷弗置作詩致賀蓋於禮有之有慶非君賜不賀也既盈卷遂題曰慶賜示余弁諸端故事錦衣歲簡一人奉 璽書率其官屬洎士密邏中外奸宄旣浹寒暑或逾時則簿錄其功於 上晉秩有差廷昭膺 命弗懈於事益虔比錄功獨歸於下而發蹤指示了不自及 上嘉其有讓故但賜賚如前而諸公之賀亦以其出於恒典也夫富貴功名之會非有

所得於中者鮮不爭趨競赴以求其間有如秦關燕壁之爲者況於坦塗熟路乎廷昭乃恬然於幾會之間譬之朝而趨市掉臂不顧其分守何其審也諸公之什侈揚　上恩樂道人善而不汲汲於進取之塗皆可嘉矣因爲之書用爲群玉先驅廷昭世家遷安其祖官至太保爵爲昌寧伯而君則嗣今職武而有文蓋能不失其世守云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四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五

記

榮慶堂記

榮慶堂者何吾同年主事潘君孔脩所築以奉親者也榮慶者何蓋　國朝之制凡仕兩京者皆得累貲貤　封其親君自丁未舉進士出宰長樂時二親已幾七袠久之始　召入擢南京兵部主事未幾君之父一菴先生違養起復補刑部又久之始克贈一菴如已官而母楊封為太安人蓋八袠矣是恩也在他人於親之年富者猶以為榮而君之母獨荷於耆老

之年故尤以爲榮而自慶以爲名也然於榮慶之中又不能無具慶之感於其間則孔偱之所以抱恨而莫可如何者顧其所自慰則亦有之矣盖一菴之先在宋直顯謨閣自金華徙居五夫之南山族属繁衍屋舍隘甚君新闢一室於舊居之南乃自長樂入覲過家奉二親居之而一菴疾方亟家人又以俗忌沮君乃乘間言曰即大人之賦受有定固兒所以卜築之意也因許之而病即愈既而就養南京此則君之少自慰者而堂之榮慶亦以之也然君在刑部其念母之心終不置又家貧舍仕無以資菽水遂疏求改

調南京便迎養銓曹賢之沮其去君復上疏情詞益懇切謂違所願則母不得養而心旌南馳亦無以事其事矣乃得請過別於余曰吾志茲獲遂將親奉封誥以為吾母八旬壽其榮且慶又出於宿昔之所以名堂也盍為記之余與君邂逅於未遇一見即為知已距今幾二十年其持心治行猶一日嘗感激論天下事至於忘寐固非遺世者此舉誠足以愧絕裾之流而為世所共榮慶又以見堂之名非有矯飾於外者也因為之記登斯堂者將亦有所感矣

瑞桂記

蓬州分司之廳事南舊植桂花色淡黃婆娑蔭密可
愛久爲栢枝侵壓其勢若欝而不發者弘治己酉夏
六月提學憲副南陽焦公適莅校士見而訝之命臺
隸剪除其侵壓者使得直達經宿是桂即挺然秀出
二三尺許如或振之公乃語于衆曰桂侵壓於客枝
不獲遂若性其猶士之屈抑於下者乎芟其所壓而
挺然秀出其猶士之際時而效用者乎玆所校士意
或有當之者衆相顧忻然已而公去比秋桂益茂過
異徃時其花之開變黃爲紅州守郭侯瓘滋異之乃
置酒命僚吏且召庠士毋生寵之曰蓬自成化甲午

迄今十有五年士未有扳於科目者可謂鬱而不發矣桂之異殆將有所兆乎兆必在子子是州之秀且公所與也已而寵之果以戴記裒然魁蜀省越明年會試禮闈弗偶而桂之開復如舊色州之士亦嶄焉不錄於有司者又十年戊午之秋花偶如己酉議者以爲吾蓬之士殆將有如己酉者乎乃未有以應越己未春則寵之始登甲科蓋又爲其兆也夫桂一卉類耳而始終兆於寵之如此亦獨何哉或曰物得氣之先而草木爲甚是固無疑若寵之者穎敏俊邁雖久蜚聲庠序然不得公簡扳於儕輩中則無以自達

故桂之借公以芟除剪伐實爲寵之發其兆也或曰自古賢哲出處寔關一方之氣化不偶也肆以蜀言之則桂之産其地者何限而士之未遇者亦未易枚數而獨於蓬州乃感召如此豈非其人之芳潔清芬持節秉操亦有似之者乎或曰公以文學結知先皇侍 今上於青宮聲望重天下乃出禁近清華之地留滯一方不可謂不屈矣未幾復承 主上念舊學起司銀臺於南都再任詞林侍 經筵纂修國典貳宗伯柄用未艾則桂之屈而起起而秀殆兆之耶是其作人之功豈徒於蓬昭之天下之士固將籍

其振作奮起有如是桂有如寵之者矣余聞而韙之因爲之記且以見天下之事屈信循環儒者曰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余於是桂竊有所感也

重建資聖寺記

遂寧縣治東不半舍數峯壁峙而泉滴其下成穴深尺許紺碧甘美流注不竭故名靈泉山山之麓則資聖寺也其始卓錫自隋大業間有石佛浮涪江而下至是洄旋不去緇流因起而寺之以供奉焉厥後日見靈異至唐會昌殿堂雖毁於兵刼而石像歸然獨

存宋至道復創置崇奉及祥符僧海宣請於朝獲賜名歷宣和益脩拓如隋之舊已而宋社既屋復廢元復建又復廢其存者僅殿耳入 國朝竟未有脩復之者景泰辛未有僧悟然始於山之半創造殿堂門廡而猶未備成化庚寅然之徒曰貞融主教於茲視山之下夷曠剛燥忻然懷興復之志已而得其圯級斷礎於平地中知爲舊基也遂捐其所積盂鉢之資計其兩餘三百伐木於山計其株餘五千取粟於廩計其石餘千廼於弘治戊申鳩工重建凡佛殿以及天王明王金剛龍神祖師諸堂宇法所宜有者畢備

而僧之禪堂方丈庫庾庖湢之屬亦無不完總以間計者蓋百有奇復以白金五百兩購居民田地畝百畝收所入爲寺僧香燈供給之費無節縠雲水之暫至者經營幾一紀而後訖工謂不可無記迺介邑人侍御吾友余君誠之請於予夫佛法自漢入中國以來其徒即天下之名山而爲之設殿塑像以闡揚其教以勸誘世俗者何限况吾蜀尤名山之所宗乎顧寺之興廢無常而世之理亂可於是乎候焉即以是寺而觀昉於楊隋以迄今其間興廢凡幾矣則今日之所以棟宇載新金碧重煥者固融之戒行有足以

勤人也然非遭值　聖明在上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則是地𤖿爲榛莽而人亦將奔竄自救之不暇而奚暇執役於此哉此予於融之舉不能不深爲吾人既慶且幸也融邑人出自周氏侍御君謂其好賢重士恪守家法故能成其志而有光於前云

重脩南川縣學記

古之論治者必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然學校之興廢乃風俗之美惡賢才之盛衰所關也蓋學校興則禮義脩明人紀植立於是相師相習漸磨浸漬家詩戶書而恥爲不義風俗不亦美乎風俗美則趨嚮靡

忒淑慝不迷士無弗談道德而飭仁義者賢才不亦盛乎學校所係其重如此南川在古爲軍爲縣即有學距縣治東二里而遥廢於兵燹入 國朝知縣程光道始創建縣西盖凡制所有者悉備然歲久榱腐棟折風雨上旁令雖幾易未有能嗣光道之爲者成化癸卯壽春方昇始爲易其朽敗而丹堊之猶未備也尋滇南譚珍至始爲又一新其大成殿於是百年之廢墜者煥然復振矣顧先聖先賢之靈雖陟降有所而明倫堂及師生齋舍則日就傾圮久之僅存遺址諸生乃競葺茅爲屋稍容拜揖夫以論道講藝之

所毓秀儲材之地荒蕪如此欲賢才之盛風俗之美胡可得乎弘治癸亥襄陽田侯給假令茲邑既謁廟將趨明倫堂見諸師生有指而告曰此堂故址也將鞠爲茂草何以成禮請勿辱臨侯乃悚然而返曰是無事也可以緩而弗治乎遂聚材鳩工相地之宜置明倫堂於廟北凡三間而正心誠意齋翼於東西間各視堂仍分立庫藏於其上又於廟東建生徒肄業之舍凡二十間至於學門廨宇之類一一如式於是師生樂育有所而學宮爲之大備矣是役也經始癸亥迄甲子落成教[illegible]君曾嘉侯之重學校不可泯

其成績乃遣生員　屬余記之嘗觀真文忠有言曰古之爲政者變戎而華今之爲吏者驅民而狄蓋謂當世郡縣饕虐其吏荼毒其民使民嚣然喪其樂生之心甘自棄於賊盜之徒非若古之仕夷獠者導其民歸禮義之俗是爲驅民而狄也即是而論南川爲縣自　國初迄今令令亦夥矣而其間知學校之重務於作興以化民者自光道外無聞致荒頹如傳舍則其所以畢力於簿書籌楚之間以虐民者可知是不爲驅民而狄乎田侯乃克盡心所職銳意繕脩俾游歌之士身心有所歸宿日趨於詩書禮義之鄉而凡

爲民者咸有所景慕興起雖變我而華可也況非我乎則侯之有功是邑固有不可不書者矣抑文忠之言爲其友知南平軍而發南平軍即今南川也南川之民在當時爲其吏驅而狄今之令若侯可謂厚待其民矣而爲之民者可以不厚自待思報其上乎士民之秀也必窮理以養其心立本以達諸用俾異日風俗之美賢才之盛視昔有加則侯與有榮耀而凡嗣侯之任者舉益知所以盡心於民矣庸以是記并勖諸士侯以鄉進士起家先任宣城攻於此云

任丘縣脩城記

易以重門擊柝爲險禮以城郭溝池爲固古之有國
者未嘗不致意於城也今天下凡郡若州既置牧伯
兼任武職嗣守而城池屬焉其縣則如村落禁暴遏
寇了無所恃有以保民爲念者乃樹柵於衢巷之盡
而門焉謂之關四傍之空則家自爲守蓋所至一律
也比弘治庚申夏雲中上郡羽檄日馳凡畿輔之邑
民喊喊交走惕若外侮侵逼任丘隸古瀛州距郡不
百里而其城築自漢中郎將任縣厥後傾圮莫繼故
東西猶存荒址南北則蕩没無辨矣時高平畢君以
鄉進士尹茲邑悉意愛民而才猷克濟乃即邑之舊

紳大夫暨耆宿謀曰吾將後民拓城之舊址而畚土築之使家關外者悉域於中於是爲之雉堞而遠近可眺爲之門扇而出入可譏而又設樓於門之上使可居守焉其城周圍則遂於其土之所出濬而深之以爲池庶民之居者有所憑藉以無意外之恐矣顧其役重且大材木可以取於山林磚瓦諸料可以取於民之贖罪而其力則不能不勞於民役仍舊貫如何僉曰是非我侯自爲以厲民者乃吾民之所欲也說以使民何疑而弗興爰度廣狹揣厚薄計高低程工役而於歲之六月分率其民以事事仍各勅董役

者勸懲其勤惰而無圖苟完君則以時躬視而賞罰其趨事爭力者不浹月土功告成再踰月而訖工矣於是千數百家之民舊如野宿者一旦蜂房井絡於內而惕然者帖然崇墉言言形勢改觀君之爲民不幾於古循吏之用心哉於是邑司教李君具其事介吾同年友符臺鄭君体元請爲記体元邑人也夫春秋常事不書役民而得其道者書是役也所以守土保民勞而不怨者不可不書俾後之爲政者思以君爲心而脩其缺治其壞於將來則斯民不可以永奠厥居於無極乎君諱某其爲政知所先務觀於此盖可

得其槩矣

宜興吳氏祠堂記

人本乎祖凡有血氣者未能無報本反始之心也故先王因人情而制祭禮其廟有數其行有時其儀有等乃人所常行不可失者遭秦蕩滅古制無冢嫡世封之重無山川國邑之常於是廟制廢而學士大夫亦因陋就簡少講習者甚至郊廟之禮尚議如聚訟而況士庶祖禰之祭乎雖間有私廟之制亦終不能復古禮頹敎侈至有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爲時所譏者亦無怪也迨宋名賢大儒相繼

而出始汲汲於是故韓魏公有古今祭式司馬温公
有書儀程氏有遺書皆參酌古今以行於家而垂法
於世然未有折中者晦菴文公乃爲家禮一書著冠
昏喪祭之儀而其祭則以廟制非有官者不得行爰
爲祠堂之式以通於上下一時好古守禮之士皆篤
信而行之我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集於性理書
頒天下今家有是書凡誦讀者宜無不講矣而墜典
卒未能盡復豈非因循顧望未有倡之者哉禮部侍
郎宜興吳公克温爲學士時深有感焉乃於居室東
偏創建如文公式而堂之中龕四以奉高曾祖禰神

主其列以東爲上則遵時制也其配淑人之主則設於西而其祭儀祭日亦本家禮行之於是報本反始之心著於灌獻俎豆之際而孝敬睦愛之道行乎其間余與公同官一日論及因屬爲記竊考文公先生之言有曰宗法祭祀之禮須在上之家先就世族行之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蓋士大夫風俗之倡也其所習尚乃一鄉一邑所觀法若子皐之化成人陽城之薰晉鄙其言動豈其微哉公世家宜興自上世以隱德著而其祖樸菴公仕景泰天順間尤以清節顯名及公明信端毅不受變於俗而其好古之心孝友

之行思欲敦禮崇化以及於天下故見於家者有如此而此亦特其一端耳於戲當禮教之壞人欲報本反始以竭其孝敬之心而不可得今有大儒以推明於先有 聖主以頒行於後而人徒懷其心不加意焉亦獨何哉余既執筆以從事又重有感焉矣

夾江縣曾公堰記

距夾江邑治西三里而遥有堰曰沱羅引雅江之水東注溉堰之田悉藉灌溉居民雖涉大旱特以不憂又折而南一堰傍江為堤幾二里盡溉沱離而彚者然堤薄江過春夏水漲溢輒没壞復事畚築其費與

利恒相當民反病之弘治丁巳好事者乃相地之宜謀從沱羅引水灑釃為之派漸入南而築堤以障之其功可永無壞顧擅沱羅之利者慮貽患固拒肆鬭鬩於其間至殘肌膚興大獄不恤縣亦莫能制雖有悔悟者而利之所在勢無兩報也乃以聞於郡時太守永興曾侯遂躬詣其地相之得其槩遂進沱羅堰之耆老而諭之曰天之所劃人莫能專專之不祥且引若水汝無所利爭之可也汝之利自若而又波及於人人曷以爭為汝聽為堤而堰之凡激之所爭而惟法者吾悉汝宥又進其新為堰者之耆老而諭之

曰若等創設堤爲貽害於彼彼以死爭之亦人情也自今汝爲汝堤但引厥水而無爲其害凡是堤之築汝壹任之汝之所犯於彼吾亦釋弗問於是兩堰之民各屈于心嗒然無後言不數月而新堰成舊堰廢不用堰未有名邑人太守吳公遜者作而言曰古之命名者或以事或以地或以人咸所以識厥始昭不忘圖也而即以其人則又欲頼其名行圖不朽若陳文惠在滑州築長堤以障水民號曰陳公堤蘇文忠在廣州鑿井于觀人利之名曰東坡井至今在焉則是堰也名曰曾公不亦可乎乃詣戶部主事張君來

儀屬予記之公諱介字執初舉弘治癸丑進士明達端愨篤於興利除害故守是州多惠政而是堰則第一舉手投足之勞耳然即是固可槩其余矣

重脩東坡書院記

距嘉州東涉江而北不五里爲龍泓山其巔平衍四曠有洗墨池焉池上刻魚化龍字正統戊辰州人東山居士劉公洪禹者博雅君子也登山見之謂於左爛柯巖洞字筆法一律爛柯巖洞者東坡墨刻也因憮然曰東坡眉人眉與嘉接壤公嘗曰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此當爲公潛隱之地遂創爲屋

若干間肖公像於中而名曰東坡書院復募僧居之以給洒掃奠獻之役令其從子肅敬之子節介之讀書其間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今爲方伯癸卯介之亦舉進士于鄉今爲夷陵太守而東山公已棄世矣介之之時至其院見其堂室風雨上傍而僧之事事者弗虔乃愀然曰此吾先君子所以表先哲引後賢之舉也不可使鞠爲榛莽如前因加脩葺而嘉州太守永興曾執初見之曰是吾責也乃相成之而黄門童君世奇適至曰不可使無所考於將來屬余爲記夫世之賢豪英哲其風聲氣烈俊偉不拔者

在當時多屈抑挫然其實有諸內則其名亦隨之至於文而益振矣若東坡初應舉即以文章妙天下歐陽子見之曰吾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宋神宗讀其文必嘆曰奇才然而自筮仕至歸沒餘四十年而立朝者前後不滿十載中間因事立言因地立功挺然不群而亦以此賈禍崎嶇嶺海而卒不變蓋其在朝也不知有其身其在外也如在朝而忠義之節夷險一致故雖未嘗終其身安於廟廊之上而其風聲氣烈使人感慕慨嘆以爲不究其用百世而下仰其名誦其文章論其世思欲見知而不可得則從而考其

遺跡以表章之如見其人使有所興起焉况其過化之所乎此東坡書院之所由作也嗚乎是豈非實有諸內者耶觀於是則君子之自處惟求其是信之篤行之力固不必以一時之得喪置忻戚而尚友者亦未可以成敗為進退也余懼州之士藏脩遊息於其間者跡其事而惑焉因告之以紀其書院之成若太守之清慎好古樂成人之美以屬風化而介之之汲汲繼述先人思不忘皆有可書也

遂寧縣脩城記

遂寧在蜀山川之形勝人物之傑出蓋望邑也舊築

土城天順間劇盜蜂起全蜀震動時典史吳讓稱幹局乃疊石爲之視土堅矣然造作非法每霖潦輒傾圮無完堵長民者有恒勤民脩補其間頃歳劇盜復起所在民莫底寧而遂寧之得免荼毒者尚恃之顧工甫輟而復壞民因籍以安而亦因以勞矣正德丙子貴陽范君府起家鄉進士任保寧巴縣學教諭擢知茲縣既蒞任踰年屬高登邦靖憂之周視城池乃慨然嘆曰　朝廷張官置吏欲保障民也若城池者實保障之一事遂寧之城若此將何所恃以奠民居乃移請於巡撫都御史寧夏馬公暨藩臬諸上官欲

加修築咸嘉其志從之遂度丈尺揣高厚程工力而計繫縣官民戶之丁粮以均其役召匠氏示以厚薄長短之等以伐石於山諸材用既具卜丁丑十月興工遴選義民堪任事者如式分地督之而屬主簿曹社董其役君則時省而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維時就役者咸知非以厲民也從吏趨事踰兩月而工告成矣其雉堞之未備者又恐民困於畚築則集僧道非役所及者以從事復踰一月而畢工其城崇一丈二尺四分其崇以其一為雉堞二分其崇以其一為址之廣乃闢四門而各構屋於門之上榜扁曰金馬

後曰王堂左曰浯江右曰丹山而門各隱以闉城濱壕則置橋以達於道而浚壕之深視崇益二尺廣益深二丈有六尺由是崇墉言言樓堞突兀形勝爲之改觀而民之居者行者咸有所恃以安其生樂其業矣工成適南京工部尚書黄公鳴玉考績過家曁致仕戸部郎中王君廷鳳咸致書謂闔邑之人頌君之功非書之貞珉無以傳述於後用丐鄉進士李洋王瑀屬於余夫昔之論者恒謂古之民其命制於上自今而觀若郡邑凡有民社之寄者皆民之上也上之視民真猶父母於子禦災捍患之政無不備而所以

撫綏其孤弱抑制其強梗者皆有法則民不罹於凶固也否則視其治如傳舍而於民之休戚若罔聞知遇災無所禦有患不能捍急則逃避恐後往年劇盜之酷虐可覆視也謂之劃於上其不然乎若是役者君之爲民保障甚至邑人所以感戴而思圖不朽其功者固宜余聞君年富而志欲有爲其治恒急於平賦役禁奸慝節財用以裕民審聽斷以息訟敦教化以厚俗而不作無益恩與其民引養引恬無以萌其邪心信然則所以爲之保障者益大非但環治之城矣遂以是復於二公書之且示來者益思有所感發

以嗣其後顧不韙歟

贈常熟令楊公畫像記

贈常熟令楊公者今吏部司封員外郎子器之父也公世家慈谿雅有隱操慕徐高士非其力不食故因以石田耕叟自號而是像則司封爲令常熟得推恩而繪之者也司封之言曰 國朝甲令凡仕而兩京者自七品而上皆可計日以貤榮於親而吾始釋褐即補崑山令不得列官於朝以爲親榮凡仕於外而旌異者踰三年皆可如兩京例而吾廼二親就祿養甫二年先君子遂背棄及復補常熟獲被 勑旌異

推恩二親亦自慶華而先君子已弗逮矣是皆吾無有以致顯於親者瀰逝不能已已顧惟　君恩汪濊不可過佚而弗張也爰命善繪事者圖吾親遺像而飾以章服裝潢成冊謹錄　勑詞於前非徒侈　上恩用昭先君子之教不肖之篤而獲有其報又以著吾之爲子者思欲見而不可得而藉此亦少慰也余聞其言戚戚焉者久之繼又思所以抑其情而進之曰人子於親心何有涯而不能遂者亦何限亦盡其可爲者而已矣即以錄於登科者而論具慶不若重慶矣不逾於偏侍者乎偏侍不若具慶矣不愈於永

感者乎昔孔子論孝有三而以卿大夫爲中孝用勞至論用勞之事則不過曰尊仁安義而已耳曾子得孔氏之宗也而其言亦以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爲非孝然則聖賢之所謂孝者豈但區區之榮名及親而已哉且親不可得而常存者其數天也名可得而常顯者其責我也天無所容吾心而盡求盡其責於我與日位益崇名益顯而弛　恩於公又有大焉則豈非聖賢教人所從事者而何徒以邪遠爲歎也司封曰有是哉吾不敢以子之言爲頌也盍爲我記之

涪州新建振武保治樓記

涪陵沿岷江東下有曰群豬口者形勝險要官艘商舶之下上者日不停昔漢伏波將軍忠成侯馬文淵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嘗營壘其間有遺跡焉居人謂馬侯壩葛侯山亦嘗廟祀今久廢矣南城黃侯守涪之二年梳蠹剔弊敷和有衆乃於暇相其地進耆老語曰居安不可以忘危有備斯可以無患吾與若等今幸無突炎之警矣安能恒保於後不懷永圖乎吾將爲之所以待之如何僉曰固所願也遂鳩工伐材建樓江之左右左曰振武以祀忠成侯右曰保治

以祀忠武侯乃置戈矛盾戟火銃火箭洎諸禦侮器械於其內經始己巳春歷夏訖工於是危樓屹立濱江南北凜若嚴城焉居者過者咸有所恃而不恐矣州之縉紳感而相謂曰侯之設心謀慮所以保障吾民者厚矣不可不紀且俾嗣之者脩葺毋壞乃謁州人前司諫劉君惟馨以屬於余於戲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以其爲人也則凡可以休養生息乎民者務竭心力而爲之惟恐有遺憾以其爲己也則營身植私於民休戚若罔聞知矣如侯之爲其於人曷一念不爲哉不可不書然侯可書者亦夥矣其大

則若摧鹽釐邑以免掊刻移倉市鎮以稽侵隱革科率之橫費平徭役之影射以及旌良善懲奸惡正喪葬之儀嚴婚姻之令教醫藥禁巫覡之類有未易枚數者而具見司諫所記其事核而信以非是樓所繫也法得器然察其心則刻意興利去害而未嘗肯好訟信譏以生奸者其孜孜爲人於今固僅見也樓之建特其捍患一事耳侯名壽字純仁少受業于一峯羅先生即以才識見器重其筮仕自别駕黄州晉今秩蓋侯廉勤清約之操終始不渝者而究其所至尚未艾云

重修延安府學記

郡邑之有學校所以興教化勵風俗立道德而不可少忽焉者也顧世之爲吏者鮮一志畢力以振其風厲之機通或眩功利昧厥所當務介或僅僅自守不知所以務於乎君子之爲政其設施緩急嘗不受變於俗也則風教本源之地可例視如館傳類哉延安古雍州城在昔爲郡迄今雄峙秦東北其儒學舊建治城坎隅諸莅事於此者病其淤僻徙於震距十里而廟尚存故址然涉河師生恒苦厲揭且水輒齧頹境歲乙卯太守新城李侯至刻穢革邪惠敷人和越

明年謀諸節推柴君思恭洎二三耆宿曰玆學之脩勢非一勞永逸者也吾儕可以苟應故事乎哉[illegible]學爾隘地負山抱水爽塏端敞勝槩視徙所倍蓰且無他患盍攻置之僉曰幸甚遂計工程規制度材用乃檄主簿劉莊曰爾惟能爾其董役事繼飭之曰爾惟取材於舊第增其缺壞費取於公罔或用無益又曰諸工役其有奮庸息事爾其作率之惟謹乃十日鳩工以庀事而候數乘暇臨視考責於其間經始丙辰秋比丁巳春不浹三時而告成矣其廟則仍南向而新其舊其學則東向而凡明倫堂尊經閣分教齋

與他習射之圃肄業之舍及門垣徑術庫庾庖湢秩
秩咸具閎壯靚奥巍然奂然邦人之聚觀者皆曰斯
殆天墜地設耶何秘於前而闕於今也於是諸師生
請於揮使張君威曰侯是役鑑遺棄之地得鍾美之
區不亦明乎去惡就善而士脫涉水之艱不亦仁乎
不狃於欲就之緒而樂成久遠之圖不亦勇乎不有
所記以垂不朽斯賢侯矣有笑於列者曰是惡足為
侯輕重也侯起家進士為御史風裁著于朝守徽州
惠利須于人今來延安至誠仁愛夫人知[illegible]民
祈禱輒應民歌之曰太守李君政通神明[illegible]

求晴得晴是必有良史大書特書燿焜無窮矣而惟此之書不小侯之績而猍侯之惠耶則曰泮宫之頌魯侯來閟俾居以為非也井泉知縣李圭教諭李德乃述其事而誘春記之

拖泥灣遇風記

正德辛未夏四月望日甲午余以學士起復被擢吏部侍郎從渝登舟趨　朝壬寅舟纔巳東會邑教廣安周君廷臣承荊郡檄考校施州衛學事竣當反命以其偕兒子彭年舉于鄉也且有戀戀遂拉入舟同行越乙巳侵晨宜都解纜時天霽雲斂微風不動

已而過枝江過松滋未刻風少作尋寖甚雲布天四
垂如潑墨雨霏霏下水波倏起舟下流似挽而上者
舟子乃請艤江岸少憩許之問其地曰拖泥灣也酉
刻風勢轉甚雨下如注望岸樹如拜如舞聲怒且號
江間波浪澎湃洶湧拍岸掀天舟雖倍加纜繫隨浪
簸盪起伏不暫停余急令舟人登岸訪可暫避所曰
黃措揮莊在焉遂挈妻孥往得登岸心且喜且懼時
荆守邊庭實遣幕僚郭溥迎自枝江舟稍後至是以
風作亦至乃相隨步泥淖及莊則茆屋三間牛欄猪
棚列置屋側宛如吾渝村落門外樹聲撼擊助風勢

益甚少間一人以蘇謙慕首冒雨來及前始知爲廷臣蓋與郭共舟故來遲也乃相慰藉及夜漏下數刻風轉疾雨轉甚廷臣曰幸移寓此脫在舟中縱免他虞然簸盪擊撞惡能一息安枕也少頃莊人具酒肴不能辭乃免爲數酌廷臣笑曰豈亦滹沱河麥飯類耶久之覺倦就寢中夜風雨始息比明家僮自舟至云舟人被簸盪皆嘔吐不能定乃復登舟因憶程伊川渡漢江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危坐如常及岸父老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爾古人所以養心之功一至於此而吾徒少經危險輒惶駭莫

措手雖名儒不敢比擬然養心之功豈不因是而可以自考耶因書其事以遺廷臣且以自警俾知履危蹈險安能可保不復見於異日而養心之功不可不勉其所未至於平素也

遊北巖記

弘治乙卯春予以脩撰歸省還　朝道出涪陵聞州北有寺曰北巖者伊川程先生謫涪居焉寺有洞世傳爲注易之所予私識之未暇遊也越乙丑冬予復以學士歸省還　朝思償所願比過則朋儕相友善者皆宦遊不得而徑造矣又踰七年爲辛未予以憂

歸服除蒙 恩擢吏部侍郎趨 朝歳之四月望後一日至涪訪同年友别駕文君希博縣令程君秉衷及司諫劉君惟馨則咸莊居竊意北巖之遊又無因而遂矣比薄暮希博始自莊來會至乙夜惟馨亦來自莊固請翼日具晨炊不得而辭也越翼日侵晨秉衷又自莊來會已而赴惟馨燕還舟則三君先後挈榼酌别余乃語之曰北巖伊邇而吾輩適偶會盍往一遊乎三君曰諾遂渡江偕步陟山腰有小殿佛像存焉又步自殿西爲鉤深堂設伊川木主於中而尹和靖黄山谷 列侍東西堂東北壁閒古碑三通漫

漶不可讀惟東壁劉宮保夌雲所撰新碑紀餞宴縣及堂顛末可一觀又披草萊步堂之西崖上泉溜下聲淅瀝疑欲張蓋過希博笑曰數日前欲聞此聲何可得乎蓋時久旱農不得樹藝新得雨殊喜故云又步西石壁高數尋有北巖二字橫豎盈丈又有鉤深堂三字比北巖爲小字皆端勁可愛相傳山谷書理或然也傍多留題亦莫識辨而字之存者筆法殊異又步至西有石壁隸北巖字甚奇古壁西高數丈皆鑿爲尺餘石龕刻佛像於中幾百餘不能枚數又步自西爲洞草木叢茂洞深丈餘廣如深洞北及東西

皆鑿石為臺可坐僅可立是即所謂注易之所也然予觀洞門西刻瀍界無盡四字東亦有須彌等字不明疑佛子坐禪處借伊川以為重爾觀畢予偕三君入希博上坐惟馨東秉爽西而予以客坐希博右乃以所挈榼酬酢序飲焉時新晴猶欲作雨熱甚而洞之中乃涼氣襲人蒼蠅不待驅而無適上人爇香獻惟馨曰老衲殷勤一炷香予因足成三句三君者謂吾儕雖潦塵亦未嘗時至今不約胥會固非偶也少頃州倅鄭人楊文儀乃文懿公從孫饋角黍果肴數品佐食已而宮保予明又挈榼至亦為少飲乃起復

坐鉤深堂家僮具午炊命設爲將徹問舟師前途云尚可至東青遂步下開舟而別夫名山勝地雖非幽人逸士未有不欲引領其間者况名賢過化之所乎而予數經此地未一造焉今始獲償宿願且世之賢人君子流寓者何限百世而後聲銷影沉而諸儒歷世雖久猶如一日拜瞻設主凜凜如在其上則人之詘信倚伏何常而所自立固不可以毫髮差也因爲之記以遺三君於戲是豈但會合遊覽之可紀也哉

大同名宦祠記

盈天地間凡物皆有名也而其異者名尤著故山一

也而五岳之名爲著水一也而海瀆之名爲著其於人也亦然故人一也而聖賢之名獨著聖賢者山之五岳水之海瀆也降是則有異焉者人共賢之世共仰之而其名亦自不容泯沒也大同古雲中郡也兩漢以來歷世奚啻數百而生人之類未嘗或絶故爲守者非可枚數也而其間獨異者僅數人若漢則孟舒魏尚廉范李廣唐則李光弼是已至 國朝懷遠年公富以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靑神余公子俊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襄城李公敏以副都御史巡撫則皆有功於此者是數人者歷世雖有久近而人

心之所尊仰者赫赫猶如一日故以名宦稱蓋謂其宦與人同而德澤功烈著於人心其名與人不同也巡撫都御史蒙城石公當撫治之余慨然尚友古賢哲欲昭示以風厲後人乃借分守山西參議陳君邦器分巡山西僉事孫君經檄知大同府事嘉定張君鳳狃建祠三間於學宮之東隙地繚以周垣而設主於中祀之西復闢門以通學俾士之蔵脩遊息其間者得有所觀感以奮勵其異日之事功祠成僉謂不可無記而以屬余竊嘗觀嶄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

若志於富貴固不足言矣志於道德未敢輕議而志於功名則亦何寥寥也即有之其才識器局非不有餘然而養心之功漠然類多朘削於下以罔上視惠民恤士懇懇於職守若不屑爲也故一時之功名雖幸獵取而淸議卒不與之況得爲名宦乎如數人者若其倂則孟舒魏尚不過曰時稱長者愛養士卒匈奴遂避廉范李廣不過曰士樂爲用匈奴不敢近邊李光弼不過曰討安祿山有功至年富則廣屯田以恤軍余子俊則脩武備以衛民李敏則崇文教以造士是皆非有釣奇立異之行者獨其操心異於尋常

而所施為能以職守為事故論名宦者獨歸焉則世之志於功名者顧可不知所從事哉因為之記以識是祠之始若都憲公之取舍如此其操存亦可槩知矣

重建余肅敏公祠堂記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肅敏余公之宦寓京師也蓋三十五年矣公以弘治己酉薨至癸丑其子鄉進士寘世臣蔭補錦衣衛千戶尋從征貴州都勻苗寇以功晉擢指揮僉事而其居皆仍肅敏公之舊加充拓焉乃創置祠堂以祀奉肅敏公神主丁巳錦衣

視事者缺員世臣以大司馬疏薦時
孝宗皇帝在位慎重其選乃召見於　文華殿親試
用之自是而後所以恪供其職者不懈益稱而縉紳
大夫亦咸重之正德戊辰逆瑾亂政世臣因事見忤
乃見幾求退其所居第遂爲抑直勒取之以畀其所
私已而事敗又轉屬他主越三年辛未世臣復被
召用至京明年適主者欲他售乃謀於心曰先公居
室生而寢興燕笑於此非一朝夕沒而又祭享於此
使有知焉其不能無眷戀於茲也審矣吾曷能舍之
他圖遂罄其所蓄復贖而居焉乃以先所刱置祠堂

狹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重建爲三間於室東偏以祀
肅敏公又推肅敏之心而上及高曾祖分置四龕而
設櫝設主於中一遵家禮之制復嵌堅珉於四壁用
鐫文莊丘公西涯李公所著傳石齋楊公所著行狀
及延綏守臣請設祠祀公之疏蓋以祠因公建而亦
始自公故詳焉既落成乃屬余記之夫古之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蓋自公卿下至士無弗
立廟者其祭於寢則庶人耳後世先王典禮蕩廢廟
制不存久之復著爲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故
唐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當時禮法之明於上

下有如此及宋承五季復廢仁宗以群臣有貴窮公
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不可爲訓乃聽文武官
依舊式立家廟至於今則士大夫家雖於其鄉亦惟
承陋就簡但祀其先於寢鮮有立廟者況宦寓之所
乎世臣於宦寓乃不能以一日不思安其親既復其
遺居即首立廟奉祀而所以營爲計深慮遠思不墜
先德其崇禮好古之心固加於人一等矣是不可不
書書之所以示其後世知祠堂之所自而思衍其世
業於無窮也若肅敏公之德善積於身功烈著於國
則有諸名輩所述著在故不收贅於戲爲世臣子孫

者其尚念之哉

菊翁亭記

蜀有菊翁者搆亭居第之西環庋經史圖籍日偕名士大夫觴詠其間前植菊數本每盛開則命酒賦詩見志遂自號曰菊翁而因以名其亭客有造而異之曰菊佳卉也記於不韋詠於屈平而雜出於百家之言凡名勝之士無弗好者然惟元亮以愛菊名則其心跡有不愧焉固也若翁履信行順爲 聖世之逸民盖異元亮者而乃託意焉以名何居或曰菊花之隱逸者也翁始銳志經史窮探遠討盖將假世之科

目以發軔仕途以頡頏古之豪杰者而乃以侍養太
夫人遂厥志則甘佚閒隱與其跡與菊之隱逸似矣
或曰凡草木根而蘊荄而驗者皆根翹舒秀於春夏
也而菊獨以秋華傲睨霜露不與群卉爭艷若翁始
雖蔽名遐谷然授所業於其子一經擢科登仕今八
袠矣方童顏鶴髮以荷　明天子褒封之典榮膺章
服則於菊之早植晚發有類焉者乎或曰凡花鮮可
食而食亦未必有功於人菊因精也苗可以茹花可
以藥故康風子以食菊仙酈有甘谷得菊滋液谷中
人飲其水皆上壽翁豈將采其華佩其德樂其壽以

寄傲於寂寞之鄉使孤摽逸韻足以激頑立懦者乎是未可知也而翁必居一於此矣翁聞之囅然而笑曰有是哉夫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顧吾老矣願服是以終沒吾世焉不敢以欺啓寡聞謝也遂命其子一經誌記於眷盖眷於一經同以癸卯薦於鄉者翁名昇字彥輝姓陳氏所著有和杜工部草堂集梅花百詠訥齋雜録秋香百詠集和兩廣觀風集

脩太平縣城記

正德辛未盜起畿輔延蔓山東西河南北民罹荼毒

甚矣太平山西壯邑也壬申夏龔君進以進士尹之甫涖任即周視城垣咸圯塌僅存畛域行人往來視若徑然城樓則風雨上傍不可棲息乃慨然嘆曰禮以城郭溝池爲固而易稱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則城池之利害所繫於民大矣今若此吾民何所恃以保障乎民以官而安也民不獲保障則吏於其土者亦何所恃以晏然居於上乎乃謀於僚屬克合愛進諸耆老語以脩築曰吾非厲民也所以保民也諸耆老咸忻忻然曰是乃吾民所欲爲而不可得者於是計公帑之積若干又聽富民之義助者若干而不強其

所不願遂遊選於庶人在官者俾易材木伐山石陶甓瓦委陰陽官路引泊義官毛彪者董其役爰度長短揣厚薄計程力而分授之其城築土爲基以石夾甃仍因其舊門五而各建樓於上俾門者居焉可以遠瞭望司啓閉且令擊柝者亦籍以棲息於是城堞言言樓觀突起巍然爲一邑之雄居者有所恃而不恐暴客悚然無敢犯矣是役也經始壬申十月之吉決歲一月有奇訖工已而君以賢能更高平邑民咸相與咨怨謂爲高平所奪也乃指城相語曰吾民不獲沾公之惠矣顧吾等恃是城以奠居則其遺澤蓋

不以去而泯盡思所以圖之則繼之者咸思脩葺勿壞庶公之功其永垂不朽乎遂丐衆人柴選輩謁余書其事以君余所取士也比聞盜起　聖明軫念亟詔撫按諸臣豫防擒捕故凡州縣守令之不失事者咸以有備若城池其一也否則不死於城守則惟遁逃苟免卒亦法無所貸矣其以死守者固有出於倉卒不及備而亦有聚視不設備者則城郭不完豈但民之害哉國勢之輕重盜勢之強弱咸於此乎繫而不可以弗戒於素矣君乃能汲汲仰承　明詔以興是役不少暇可謂知所先務者是不可不書余聞君

厯勤恵愛乎於上下而爲之有漸故雖起功動衆人不告勞而益勸比脩城之餘又脩文廟兩廡作興士類建演武亭以校閱士卒凡有利於民之事不少遜避其撫尚蓋兢兢以瘝曠爲懼求不負於官焉以不繫於城池之役不書然即是縣之國可得其餘矣君字思忠系出高安世家其相是役者則縣丞某主簿某也

重脩青縣城記

青縣西距河間二百里而近在宋爲乾寧軍爲清州又爲清寧府至　國朝洪武初始改置縣令峙畿甸

之衝當水陸之會蓋望邑也舊有城自我　聖祖開
基暨我　文皇紹統治化熙洽文恬武嬉故百餘年
來未有事武備者而其城僅存遺址成化初長民者
思無以禦侮禁暴乃因舊基而縮其四之三築為城
居民亦恃以無恐又久之日漸崩潰人可踰越比河
北盜起人心皇皇莫適底寧已而盜平知青縣事劉
君繹既蒞任周視之餘惕然於心曰國以城郭溝池
為固雖三代盛時外戶不閉亦不廢也顧茲城若此
吾民何所恃以奠厥居乎方謀欲為之所會巡按都
御史合肥張公淳按行屬郡邑目擊畿甸之民罹

大盜之虐者以無城守也乃疏請於[illegible]上得令在所建置而脩築其傾圮者檄下知河間府事陸君棟尤敉敉奉法以保障爲務乃鋭意率作授以成式俾繹專其任君曰是吾心也爰率僚佐量廣狹定程度計材用分工力限日期乃卜日籲天誓衆而起工興事以典史彭宗武董其役君於暇則親察其人之勤惰工之好惡以加懲勸其用命不用命者經始甲戌歲九月初吉閱三月而告成其城周五里厚二丈高視厚倍而殺其四之一以磚石甃爲堞闢城門三各爲重屋於上東扁曰　南曰　北曰　而於四隅則亦

爲樓以遠瞭望其四面則置舖舍俾居肆析者城周
圜鑿池廣二十尺深殺廣之一引水通焉其材用取
於在市商賈及勸富民義功其力出於通邑之人而
人咸知其切於爲己故役不告勞而成之且速也由
是崇墉言言啓閉有時巡警有式禁禦有備爽然城
堞之基一旦樓櫓巍然突兀非但居者無憂虞而奸
惡之心亦潛消默奪矣邑之人舉欣欣相告又恐無
以著其邑大夫之成績也謹致仕州判□□具其事
丐刑部員外郎閩君伯仁爲余□之□欲嗣爲令者
思繕葺承□□夫古之爲國□□□□□□然未

嗇漠然視民之休戚無所爲也故孔子曰使民以時而孟子謂佚道使民是固使之實則安之也若是役者所以制民之命而豈得已不已之類乎然非實有爲　國愛民之心者則雖才足以有爲而不善於用秪以厲民而於是循常習故翫日夕無事而已不可不書君世家陝西邠州其伯父諱[illegible]者舉[illegible]化閣歷官工部尚書君由胄監歷任今職累爲[illegible][illegible]監[illegible]者疏請雖異其操尚要非俗吏任者宜其[illegible][illegible]如所緣急如此云

代保定侯梁永福襲爵謝表

伏以胎封肇啓茅土式定於成周世及永傳苗裔載申於炎漢盖非但礪世而磨鈍寔藉以尊德而褒功自有帝王以來至於　今日爲盛功念臣祖成系出中州之產遭逢真主之興以歸附而獲備藏行以征討而獲官將衛及當嗣世累立百戰之功遂荐積官謬膺都督之任繼總戎而作鎮遊徼發晉爵而叨被徽名掛印平蠻帥師盪寇功成天幸爵秩載[illegible]錫以加除賞出世延慶澤復流而益遠不幸本身之中絶因援同氣以仍封乃昇於臣得承於父荷蒙乾坤之覆育慚海岳之涓埃退省愚衷曷酬　洪造茲盖

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統緒 端拱穆清法健順以握樞體剛柔而建極調五材並用非金革無以肅人心謂八卦相宣非弧矢不能威天下故 爰衣裳而朝萬國猶條介冑以厲六軍遂使一枝之微得列三等之貴臣敢不誓存忠義圖報 生成雖駑駘莫効於奔馳顧走狗或堪於指示共衣分食思吮疽以不失士卒之心摩壘陷堅務戮力以不墜將家之業伏願 萬方有慶四海無虞車甲永藏馬牛勿用率土陋成康之俗含生被 堯舜之仁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聞

先母夫人安厝記

正德乙亥季夏七日壬戌先母夫人忽耳後病瘍不起踰月甲寅家僮報訃至京春既叫地號天無所逮及矣翼日仲秋乙卯朔乃以聞喪告越戊寅禮部具題祭葬辛巳奉　聖旨准與祭葬還著馳驛回去會鄧都御史璋以歷三品二品皆不滿考未給　誥命請及親存給之有　旨准給仍推及在京官二品以上者疏如例請給丙戌奉　聖旨劉春應得誥命准與他甲午墓誌刻完丙申遂啓行仲冬十六日抵家長兄相已擇季冬二十四日丙子申時吉襄事時廣

東參政弟台進表於京八月十四日舟次臨清聞訃遂挐舟還歷淮揚泝建康過荆楚風波多阻未能猝至及期春不能違也乃卜前三日發引先是連日水雨至是連三日霽鄉之親友送往者甚衆而郡守南昌饒侯文中郡倅長安梁侯濂圻但侯雲南僉憲同郡姚君以立咸至營所夜漏已下而郡貳荆門程侯又至自江津明日祭奠歸又兩比葬前一日參政弟尚未至僉謂勢不可及矣葬日辰刻家僮報弟昨暮艤舟朝天門即挺門宵行今將至闢之殊喜已而果至詢其故則云入巴東始知葬期遂挾六歲兒長年

僦小舟抵夔州從陸路晝夜兼程而来歷所謂鬼門
關蟠龍嶺觀音崖者皆素所未見之險蓋信如奔命
矣未幾同年右方伯安福伍公朝信轉福建左赴任
薄午亦至旣祭奠畢申刻不肖輩遂奉母夫人柩入
壙方窆新都楊狀元用修至即設奠行禮若有約焉
者窆畢當題主乃請用修屈筆從事用修慨然行焉
是何遭遇之奇有如此也夫以祖塋距郡西南四十
里而遥山路崎嶇且數雨泥淖非親愛如骨肉者不
能至故縉紳大夫之辱愛者多矣數十年来僅令方
伯公安何公廷珮郡守石首劉公用賓一至吾母夫

人之葬郡大夫曁方伯諸公咸徃焉已不易得而用
修狀元又至至又適當入窆之期得俾不肖兄弟屈
請題主謂非遭遇之訢不可也況弟奔喪間關山徑
亦得如期哭視窆焉設當是日昧爽前則終天之恨
盍曷能已也說者謂母夫人之淑行懿德要非尋常
者故於送終遠近骨肉咸會此固異事而賓友之貴
顯者不期踵来而又有蓋世知名如狀元用修者復
至於戲是或然耶豈事之素定要亦有不偶然耶是
不可不書以告我後人俾我後人知先世慶衍非無
所自也於戲豈易易哉

劉氏齋房記

正德乙亥六月我母太夫人奄棄越八月朔訃至京師不肖男春解官守制禮部乃稽恤典疏請蒙　聖恩賜祭葬遣行禮部主事內江余君德仲赴原籍致祭工部參行治宅兆越明年正月德仲至自京師祭畢行布政司屬有司脩建如式比經營以兆域當屋後而享堂爲祭奠之所既易隙地於從叔餘翰餘本以置之矣顧時祭而齋不可無所視堂之外僅丈餘則皆有所隔礙莫可充拓者乃復易隙地於族叔壽與德以創建焉凡爲屋三間者二重而兩廂夾於左

右又復置軒於前顏曰齋思於是灌獻有堂齋宿有廬庖湢有所我　聖朝假寵於臣以優恤其親之典始煥然昭列矣特郡守進賢饒侯文中郡貳荊門程君天質瀟圻但君宗儒長沙何君　及邑尹長沙顏君蓋夫祗承　德意庀物蕆事惟謹董役者則長陽詹藩幕士元合水李郡幕應亨邑貳尹固原康世傑也既落成或謂不可不書之貞珉以昭示後之子孫俾脩歲事於茲咸知　聖恩之怵慷而圖報之私不敢忘也不肖春敬執筆以從事繼思我母太夫人不幸不肖春洎弟台叨仕中外縉紳大夫之相知者多

道使自遠至以奠賻凡筵欲槩卻不受則有孤朋友恤喪之情受之而無所處又不免君子家喪之譏故於經費外用其餘易穀二百石以備親族鄉鄰之稱貸者秋成親族則抵斗鄉鄰則稍服其息以貯於囷倉蓋親疎之分自不容無差等囷不能免息者則欲漸廣太夫人之澤以流於後也然是舉也先公致仕家食時封主事兄相侍養歲恒行之比弃背中廢茲囷太夫人之澤而寔欲紹先公之志也惟自是而後子孫率行不替豈獨足以慰先公之靈於九原哉

通州儒學射圃記

通之有學昉於宋大平興國入國朝守郡者曁郡之人屢加崇飾而射圃則未有也弘治壬戌蜀長壽黎侯希夔以戶部主事假守玆郡敷惠拊𤰞民用底寧乃請學宮將率諸生講肄射禮以崇古厲俗顧其廢址榛棘無所事事遂慨然嘆曰通江北支郡也文獻蔚然稱畿輔而乃於此缺典豈先之吏例視爲濱海僻遐不究心歟抑不佞代匱局免承羞爰請於督學侍御莆田陳君玉疇圖脩復君報可遂闢學宮震隅隙壤廣六丈袤五倍焉中窪爲潭深尋有一尺瑑民畚客土平之而建觀德廳於其內凡若干楹爲間者

三儀門竪於外繚垣皆圮飭然齊一其儀物器具咸依式剏置而以時肄射焉於是進退揖遜之容恭敬周還之節倐啓於曠鈌之餘一時衣冠會萃禮樂脩明可謂知所以作士之道矣其任於學者學正　輩乃巧生員　請余記之古者聖賢以禮設教非苟爲繁文末節也蓋將以養人恭敬之心於威儀慢易之際使人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故天子有大射諸侯鄉大夫士有賓射燕射而其射也則燕飲以明君臣之義鄉飲以明長幼之序而其禮之行也則進退揖讓有儀升降先後有序勝而不矜罰而不怨此所

以觀德也三代而後學校不明禮教寖衰世之奮迅於佔畢者固詵詵然而所以本諸身心以達諸家國天下者或寡矣其於射禮若又非所急也我

國家學校偕郡邑並置而學必有射圃其所以崇古

聖賢立教之意以養士法亦至矣而有司鮮稽古之志類競逐時好以爲已而不知所以奉法爲人者俟乃能加意於人之所忽不可以不書書之將以詔嗣之者毋替厥績而又以示士之藏脩遊息於其間者咸知所從事而不槩視爲縟節彌文厭怠而不講肄也侍御以學行膺作士之任而郡守起家進士其爲

政不欲隨於世俗吏觀其所舉知其賢矣侍御名林

郡守名臣

脩呂梁洪隄岸記

距徐州東南六十里有洪曰呂梁其水險惡即昔人所謂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者也蓋山自西南而東石勢蜿蜒布伏不絕而水經其上東爲漕河水涸則廣僅容舟左右怪石齒列飛流急湍舟下迅速不容瞬息若挽舟而上非巨纜弗勝而牵以數十人舉步於亂石中尤難爲力水溢則奔流横潰洄洑澎湃而石隱其下衝激蕩決上下尤不可施人力其險如此

然爲南北喉襟官舟商船舍此無他適故每三歲工部疏請於　朝命主事一人董其舟之上下者凡涉於河之利弊興革委之惟洪之上下相距七里中爲分司自分司而北爲上洪先是董洪事者鉛山費君仲王築隄平崖徃来者旣利之矣自分司而南猶未有治之者比者大河潛士群疏于　朝請如上洪築隄章下所司以費廣功鉅不果弘治甲子冬工部主事桂林劉君仁徵至視事之餘乃慨然任之曰是功不興吾當承羞乃即其溜夫中籍其能石工者得數十人分給以器俾鑿石之廉利突出者而於塗之低

窪凸凹則以石填之其石出近山每日分諸溜夫爲二番一舁石於山一挽舟於洪其工食則給以下丁之雇直蓋自始事浹二歳訖工其爲㨂延袤四百十丈有奇闊二丈二尺高視闊有溢十尺者或殺亦如其溢之數因其地形也於是昔之牽挽於叢石者今獲坦塗易於舉力而舟行履險如夷矣其利不亦博哉徐人以其工不勞於民而成此偉績相率言於州守王君寅請書其事以示後人惟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人者然爲之而病乎民或不病乎民而於利害之緩急輕重不相關繫如葺榭池沼焉則亦非君子

之所與也是役也工以歲期爲之而不亟民不以爲
厲一宜書捍民之患而不苟美以爲觀視二宜書以
給洪之役成利洪之績三宜書書之非徒著君之克
辦其職將俾嗣之者視其成脩其壞而其利永垂於
後也君諱天麒仁徵其字初以文學發鮮廣西即舉
進士自入仕塗以謹恪著稱而見於設施者又如此
豈獨其才可取哉太守字時正寅其名爲蜀之銅梁
世家於是功而欲紀之不忘則其成人之美亦可嘉
矣

杭州重開西湖記

杭西湖以里計周三十有奇唐刺史李泌患城中飲水鹹鹵作六井引湖水以便民汲至今利之白居易濬治西湖作石函謂隄防如法蓄泄及時則自錢塘鹽官縣界瀕河田五千餘頃可無凶歲鹽官今海寧也宋守蘇軾以城内諸河乾淺造筧閘溝渠引湖水貫城以注清湖鹽橋二河而六井運河及近河田咸賴焉夫湖之利如此顧　國朝以來並湖之家乘其淤塞盜爲蕩田以自私歷歲既久又鬻而易主者多故湖日隘而向所謂瀕河田畝之所賴以溉者皆空言矣弘治壬戌鄧郡楊侯以刑部郎中假守於兹既

踰年蠹剔惠敷民用底寧又踰年歲運大侵仁和錢塘之民蟻訴於庭侯乃進其父老詰之咸曰西湖水利著於志記非誣也明公誠按圖開濬以復其舊其於捄災固博矣侯聞而惻然復詰之曰湖之開其財可假於公其力可募於民顧其田籍於私家而業之者不啻百年矣今取而闢之得無亟奪之苦乎父老曰湖之業於民而極若利者非法也取之特還於官耳非溯奪民之私以為官也且湖之盜於人其利止數十家若歸於官則無窮但無貞恪愛民之心力行於上耳明公誠正民之失以復於官以利於民而非

有所私圖亦𣍃得而苦之侯曰有是哉乃檄通判朱
麟按湖之私占以畝計凡一千八百有奇詭報之粮
以石計凡五百七十有奇而度其濬治之功以工計
凡用人六千人日給傭直通爲兩一萬九千四百遂
以廢寺之田易民私占不願者償以直欲不失其業
也以按覈漏報之粮塡詭報之數欲不失其額也其
所費財則出餘裁節省驛傳之餘不欲取於民也乃
言于巡按御史太原車公梁泊藩臬諸公皆志同謀
協而車公尤專斷於上遂疏請於
朝報可水利僉事高公尤以職任之爰卜丙寅二月

二日始事事乃簡仁和知縣余經錢塘知縣劉諶縣丞毛忠董分董其役而候以其暇躬飭於其間察其勤惰而勸懲之其東湖淤泥則以小舟運置錢塘門及孤山隙地聽民堆田其西湖田蕩浮土則畚築蘇公隄加崇厚焉湖西並山舊無封衖乃運田蕩隂土築隄畫界以拒侵占而構橋四座俾山水有所泄於是湖始復舊不但瀕河之田得資溉而六井之汲運河之利涉皆免乾涸矣其利不亦博哉是役也既濬治之三月以暑罷罷三月復濬而後畢工錢塘今劉諶董徵記於余夫世之爲守令者以保

國愛民爲心其於利澤可以及民者非不欲爲也而知識有所不周才力有所不逮當爲而不能爲者多矣或有能爲之則又迫於顧慮而不敢爲故苟圖一身之利而已於民不暇恤也侯乃毅然爲之使百年既墜之績一旦復興其知識才力豈尋常可伍哉春秋之法凡役民而利民者書若此者固不可不書也抑余猶有所感矣昔鄭當時爲大農引渭穿渠以溉渠下田萬餘頃召信臣守南陽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數十處以廣灌溉夫古之君子其學篤於爲已其仕篤於爲人故有可以利民者猶竭心

思創爲之況脩其廢乎脩其廢而猶有所嫌視剏爲者盖何如何怍乎古今人不相及也則侯之勇於必爲固宜侯名孟瑛字温甫舉成化丁未進士以文學名所至即能推而見於用觀此舉亦可槩其餘矣

南京吏部題名記

正德戊寅余以禮部尚書讀禮家居服闋蒙

恩改南京吏部越明年已卯夏四月莅任公餘欲閱題名記以考求往哲姓氏未有也竊謂是亦闕典遂毅欲補之適多事故莫能及踰年將考績京師乃謀於同寅朱公茂忠屬驗封萬郎中雲鵬索故案得一

殘帙僅存洪武至今尚書侍郎名氏而其出身鄉貫咸不能詳乃索於諸集中亦僅能得景泰已後者已前或間有之蓋我　皇明肇基於此迄今百六十餘年自　太宗文皇帝定鼎北京以此爲南京正統間又於諸司皆加南京以別於北故中所設官亦視北裁減加以案牘殘闕自無可尋討若失今不補安知後日不於今可考者亦如前哉遂復屬萬郎中命工礱石以刻之余則忘其固陋僭書剏置歲月於上空其下可續紀也蓋我　朝建官多昉於古若六部尚書即周之六官而吏部尚書即天官冢宰左右侍郎

則倅貳之職其任固非輕也自有兩京類以南京所設爲閒局者然　上之寵任殊無或異若其承乏之外非資深望重鮮或濫與蓋名器所繫固一方百僚具瞻也况官於永樂間者後雖扈從而北其當時謀猷勳業之著人固無不知若再歷歲久而欲求其名則亦妄能不盡泯哉余所汲汲者竊在此且景行思齊之心後之人宜亦無不同也

司馬王公別號荊山記

兗之西北有曰東平州者古爲須句國又爲東平國蓋即東原底平之義也州之北不三十里而近有荊

山焉發脉岱山尼山鄒嶧諸山自東北逶迤而南欝欝葱葱望之巍然而會通河汲挑山諸水則繞於西其形勝不但甲於一州者少司馬王公維綱乃假為別號吾友少司徒李公士脩洎侍御胡君汝清過余屬記且曰公之有取於是山者非獨愛其山之秀麗也公之先世家蒙陰祖處士今贈副都御史者少昏於張氏張氏荆山之望族遂家於山之陽厥後生業日漸饒裕而子孫日益昌大維綱寔生於斯長於斯以至於今日為時重臣欲不忘其祖之肇基也爰取以為號耳余惟賢哲之生非偶然者而山川之秀異

瑰奇未有盡鍾於物故世之懐負奇特者鮮出於僻陋之所也若公端方英毅自舉進士假令劇邑即心存憂　國愛民而不屑逐時好以取容故民之仰戴於去後者真有若邵父杜母然尋遷內臺荐歷華要以及今其心無少渝凡有所裨於時者無不極力爲之即其所以養於中以見於外非鍾山川之秀異固不能逈出流輩矣則公於是山其獨能忘情乎然人傑固出於地靈而地之勝則又恒因人以顯即以公之鄉先哲而論若鄣之傅獻清濟之王元之曹之張文定兗之石守道或以相業稱或以風節著或以文

學名尊榮策書歷世不朽至今道其地者恒景仰不置若維嶽云者是其地不以人而顯乎公方以才行受知

聖明而功業之樹特方賴焉不但繼美鄉先哲則荆山雖假號於公而因公益顯矣又安知後之人將不有以維嶽視之哉余因司徒侍御之言庸書記後公其以爲如何

襄陵縣新修文廟祭器記

祭以敬爲本然敬豈但散齋致齋而已牲牷器物有不具非敬也具而不式亦非敬也禮曰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良以此耳孔子立萬世生民之道後世王

者崇德報功有隆無替我　國家建極稽古右文盍
懋厥典凡天下郡邑皆有學學必有廟廟設孔子之
像侑以四配十哲兩廡歲於春秋仲月上丁祀之而
牲羞器物具有成式所以崇教化正人心厚風俗行
之有司尤當敬者也顧世之爲吏者於教化大務非
不知重而所敬事者往往惟簿書期會之間凡要津
館舍器物必致其塗飾且完若先王之典
國家之制苟如故事足矣器物不備非所急也其爲
不敬如此而欲望教化之隆胡可得哉西平張君良
弼以成化甲辰進士知襄陵縣事廉正不阿百廢具

舉先是孔子廟祭器率以陶易於壞不備良衕見
而嘆曰器物不備不可以祭吾責將焉諉乃募富室
義助及諸僚于法當贖者共得錫若干斤命工爲籩
七十有七豆如籩之數簠四十簋加簠十有二爵一
百五十有四尊與洗各三登與香鼎各一其錫之輕
重各隨其器之大小而計其數則爲斤凡六百六十
有奇爲器共六百有八也器成乃作四匱盛之置於
明倫堂之右室又先邑人禮部侍郎邢公購文獻等
書百餘冊遺學宮迪後進歷今二十餘年無典守者
多散亡良衕因併是祭器及書命諸生之在學年資

深者一人掌之紀其出入置二守卒以防盜賊水火而他役不得或干每浹二歲一代當代則視器若書之數全具而後已如逸落必責備焉其規畫甚密欲以垂諸永久也既行諸生乃謀於侍郎公之子今中書舍人時望曰張公之善政所以福澤吾民者固不可殫述而亦其舉職當然非吾徒所得言者獨其致飾於祭器以敬祀聖賢且爲經久之圖不告諸後來其廢有日也况書之藏又子先大夫之意可恝然乎時望因請予記其事夫不變於俗而務所當爲者知也方圖於始而思繼於終者忠也知以謀之忠以行

之非良有司不能因爲之記俾勒於貞珉

南京吏部創置官舍記

正德戊寅四月恭以禮部尚書守制家居服闋蒙
恩改南京吏部尚書即疏辭十一月得 旨不允乃
於明年二月望後四日自家登舟赴任四月望前二
日丙子始蒞南京上新河癸未始蒞事時無官舍求
僦居於土著家不獲乃假寓工部司空官舍日訪求
一所或賃或買以容膝焉幾浹兩月竟無所得已而
司空至遂不暇顧民居之迫隘急移少憩方溽暑其
炎熇之薰蒸有弗能堪者因思各部堂官皆有官舍

惟吏禮二部則恒貿易於人或僦居閒屋其苦有如此先是吏侍廬陵羅公允升奏請京師禮侍豐城楊公方震攝部事乃以缺官直堂顧役之資置屋一所於柳樹灣將為官舍但頗湫隘傾圮余惟於營繕末之居遂與驗封郎中胡纘宗議凡舊官既離任後新官未蒞任前直堂輿隸例無缺者而其顧役之資盡用貿易一所以為官舍不亦可乎況柳樹灣之所設轉易於人亦多助者但創置之舍所直少必不可居多則不能及數若以已資克之既置後漸補以缺官之直堂者或離任尚未足用過之數則代者計其多

寡以補而於缺官時取給如其數數及即止設相承者皆然則官舍可有而僚佐所居亦準置焉不皆將有所棲息豈致垂涎於人乎遂問於大通街得致仕主事黄讌一所其直白金二百七十有五兩即以所貲路貲所得俸金并直堂顧役之資及缺官之直堂者易之已而楊公聞之復贖其柳樹灣者以爲禮部官舍而吾吏部之官舍定矣然其間既用之數必欲俟補之者蓋矯激之行非吾徒所能或勉強於一時終必廢且亦免簞食豆羮見於色之譏也余既遷居於中開書創置之由壁間庸告嗣居者惟視其所

圯壞而時加脩葺不斁視爲傳舍焉庶可永傳於後耳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五終